

夷牢溪廬文鈔

夷牢溪廬文鈔卷一

遵義

黎汝謙

受孫

十

自箴六首

余拙質多所忤觸忽忽已二十有二年於古聖賢言行性命之學  
茫無所究近雖潛心經傳又不通曉其義理卽巍窺梗概亦未有  
獲也每平旦審察已過知其所不合者切指數事銘之左右以息  
息自省其仍蹈故轍否則不敢必也癸酉六月十八三更黎汝謙  
記

謹言

尤悔之來惟口職咎片語單詞謹嚴莫驟慎乃機緘如箭駿發一  
入人耳九牛難拔莫說已長莫道人短善則稱揚否則覆掩勿逞

聰明甯甘遲鈍一啟齒頃危若陷阱恭默終身戒浮夸慢謙爾好  
言白圭恐玷

平矜

天地鬼神忌滿惡盈譬彼杯盎盛過斯傾道德文章卽無所頗上  
下古今人已先我知愚貴賤同此服食思我與人敢高自置金剛  
必折水柔得全我若自異人詎汝賢和平通易退讓敬恭謙乎謙  
乎思名所從

釋躁

非禮之言入耳必察勿輕以動勿躁以發人面折我我置罔聞毀  
我傾我漠然於心勿疾於聲勿形於神後事而理醜好自明是非  
好惡雍默一已莫詬所違莫贊所喜須臾喜怒禍福相關謙爾剛

直慎乎勉旃

去勝

蠕蠕宇內往來逆旅富厚榮名靡所底止烜赫一鄉尙有天下天下能傾古今可怕榮辱顯晦居易而行達盡所職窮則力耕勿富貴動勿貧賤戚勢若邱山同茲瞬息懲勇平爭寡欲清心謙爾門狠剷除其根

虛已

如竹之空如器之容湖海廣博萬派朝宗大智若愚至剛似弱道德文章懷之在握見賢思齊見惡思改恬退怡愉獨有真宰處博守約居高思下持滿戒溢勿自尊大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古人有言謙乎其聽

警隋

民生在勤勤乃不匱五官百骸稍肆則怠脩業進德惟恐不及一刻千金敢付虛擲顏子寸晷夏禹分陰賢聖猶爾我何爲心旌旆在前鞭策在後庸鹿白首誰職其咎生不滿百人壽幾何謙乎謙乎可愕可歌

文君墓誌

嗚呼自古忠臣義士遭大難膺大患極人世憎痛悽愴可謂難矣  
然自達者視之亦一時勁正慨慷之氣所激發鼓盪而成又本丈  
夫義所難辭無所逃於天地故剛烈之士尙可勉成一世之名要  
未若歲月持久矢志畢身極人事之落寞艱難如嫠婦者也或有  
之必幼稚在膝以似以續可以慰其孤懷極衰頽之望不然則產  
給豐饒田廬贍足舅姑伯叔昆弟均惠且賢足以資其身世又不  
然則必靜好有年伉儷篤好卽天靳禮祀猶可歸恨於冥漠不可  
知之數塞有生知識之靈從未有如吾姊嫁一年而喪夫如文君  
之父母昆弟之俱亡斬然長逝者此誠古今所罕聞而生人之極  
慘也君諱潘字望溪姓文氏遵義西鄉人也生十四歲而喪母旋

遭土匪之亂破巢墮卵倉皇奔走出入紅燐白骨中間關至蜀落魄依人同治五年歸應學政試補縣學生員數月又遭父喪孑然一身家徒壁立君居荒山中墾闢草萊身親穡事備極艱難內外叢脞親屬以行權納聘相敦勸而君持不可八年二月服闋獲氣鬱陰瘡之疾庸醫誤用鍼刺內傷肝藏遂日沈篤六月贅於余家配我姊黎孺人明年六月八日竟以瘡潰卒享年二十六歲父諱培周妣某氏無子以其堂兄蒸之子繼嗣十年某月日葬於某所又三年其內弟黎汝謙爲之銘曰

福善禍淫理之常也父業醫術精而良也有子髦秀歿不昌也春秋霜露孰烝嘗也有齊淑女禮自防也余爲銘幽聊以寫吾之衷腸也

十三年十一月六日

楊恭人墓誌銘

恭人姓徐氏遵義縣漕河千總 誥封武署騎尉諱正仁之女生  
十有七年歸同邑福建建安縣知縣楊君之愉考曰安邦麻哈州  
學正妣鄧氏以恭人子貴 封朝議大夫妣 封恭人子四長萃  
本邑庠生先卒次華本道光己酉舉人雲南賓州知州次蔚本丁酉  
舉人直隸易州直隸州知州次菁本丁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  
士人張某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一人生乾隆丁未年某月日以同  
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易州官所春秋八十有六明年六月歸葬  
本里金鼎山麓恭人生而淑惠德藝兼至其事考妣與建安君以  
孝敬聞其教子婦羣從則慈嚴並濟有姪孤幼撫如所出鄉人稱  
之其操井臼御賓客承祭祀必勤必敬耄老不衰隨子蔚本官所



凡十有四年非寢劇疾未嘗不治麻泉孫曾濟濟克世其家識者謂恭人之後必昌且大也銘曰

楊宗世顯代不乏賢淑哉坤德裕後昌先事親從夫敬順足傳翼翼哲嗣尊榮顯祿詵詵孫曾膠庠似續撫恤孤姪無殊已出鑒茲盛德天錫遐年比閭族黨坊表式焉埋石幽宮永矢弗諼

翰林院待詔銜黎府君墓誌銘

同治十有二年二月吾叔少存府君喪至自雲南吾父慟且泣曰  
嗚呼吾少存其遽死耶吾同產五人伯仲皆卒所與共患難憂戚  
以嗣承先業者惟吾與季三人耳今少存死吾其斷棄乎去年秋  
少存將往雲南季弟尋甸官所來辭於吾曰季兄在官不相見者  
垂六七年人事變遷不可知吾年纔四十許人而精神血氣頽散  
大非曩昔今不往吾恐終無以爲歡聚之日矣吾時聞之雖已知  
其言之悲意之摯終不意遂至於此也噫嘻福善而禍淫古今天  
道之常也何以造物者一任是非殃慶顛倒以至於乎是誠不  
可解者矣雖然少存立心行事生而不得有顯於時死而得文字  
紀載以托於不朽少存死其亦可以無憾矣汝其爲我銘之其姪

汝謙乃泣而爲之銘叔父諱兆普字少存遵義黎氏祖諱安理贈奉直大夫考諱恂 誥授奉政大夫妣周氏贈宜人先世皆讀書力農代有隱德具於歷世誌狀叔父生而篤慎易質不慕浮華雖生仕宦之家而無奢侈之習事父兄循循謹飭無稍違忤先大父雪樓公仕宦久叔父多家居課讀風晨月夕周太恭人理園圃荒穢斷爪摘壺叔父攜鋤奉杖侍左右助耘耔以爲常旣冠更歷人事亦稍究窺六經父兄誘以科舉之學則大以爲苦及年益長見雙親年老多疾庸醫方藥雜投非人子之所心安乃講求醫術博覽古今方書每夜誦聲琅然徹四壁積五六年術以大成鄉人之乞治者踵相接叔父無辨貧富一誠心察之久而不倦同治初年吾鄉兵燹癘疫流行死喪枕藉十室九空叔父避寇禹門山寨日

夕奔走胥治全活甚多卒之曰遠近聞之咸爲惋痛惜其惠而不  
壽云將卒之前月入貲捐翰林院待詔銜 贈登仕郎叔父生於  
道光幾年月日卒於同治十一年癸酉十二月雲南尋甸州官廨  
春秋四十有五明年喪歸暫殯鋤經堂老宅越十年乃葬於樂安  
里大山坪之陽配朱氏生子四人汝誠汝裕汝英汝華繼配唐氏  
無出銘曰

返眞茹素心安體舒事親從兄泯詐與虞利賴里曲志趣有餘仁  
惠不壽神返太虛天道臧否顛倒已至於斯乎嗚呼

莫芷升詩序

代作

余昔從伯兄伯庸表兄子尹游獲交莫君子偲胡君子何及芷升諸君子而余年於芷升子何爲等故於兩人知尤密芷升爲人篤實樸厚靜默不華其爲學也亦然材智不過中人而研精殫思沈默幽邃工力所至有材智高明之士所不能躋其初切劘於形聲訓詁之學剔艱索奧辨析毫芒先秦兩漢百家之言靡不窺究閒涉韻語伸片紙率就隨復散去輒不自顧惜中年後人事幻化離合悲歡之故有動於中而不能自遏者乃稍形於詩歌雖極之憂愉沈鬱人不能堪當長哦短詠累千百言而不能竟者芷升則約之方寸簡淡閒遠期諸法律而後已大要不離乎子偲家法一空流俗浮漫夸肆之詞近是故其得詩最少而構思極精及遭世變

芷升宦跡在外余亦奔走四方音訊闊絕芷升情況不可知而詩亦久不得見舊歲芷升偕哲弟善徵歸葬子偃於青田始與芷升聚首於是不見芷升十餘年矣時余僑居與芷升接舍晨夕過從談笑芷升恬退修潔機趣盎然若尤有得諸心者問近詩適未付行篋不獲較疇昔工力然觀其人則已知其詩矣今年冬余寓行省子何將刊芷升詩由銅仁來出其稿屬余商訂余辭不敏子何惓惓意若不釋也者余不欲負子何意乃授而訂之於是知芷升近作一任懷抱攄寫不規規於法律恬然若有以獨喻而仍不越於法律者又以歎讀芷升詩不啻舊歲之面芷升矣然竊怪與芷升離索人所爲當必富於疇昔而其存乃不及半豈有蘊於心不欲如從前鍊想耶質之子何始知中數年稿羅於兵燹又以歎芷

升坎坷之甚也雖然自古如陶謝韋孟高達夫溫飛卿李長吉輩  
存詩不過三百篇流傳千餘年較當時長篇大牘者尤久且著芷  
升詩雖燬佚能如是之精確又何患寡乎芷升其以斯言爲何如  
也余非知詩者盡敢言詩而子何以謂與芷升知最深莫余若故  
不揣庸劣爲訂若干首敘諸簡端以見余與芷升生平契合聚散  
之情並以報子何惓惓之意焉同治十三年冬月望日序

誥授資政大夫陳香國封君雙壽序

古之君子德修於身行成於家風厲於鄉閭名聞於朝右其得志於時也惠澤施於民勳位顯於時休聲垂於後世天下之人咸景而望焉其不得志也修德於身成行於家風厲於鄉閭教澤貽於子孫而足不出里巷及其久也年彌劬德彌高其儀型而矜式者咸濟濟焉爲國重器天下之人亦景而望焉以謂榮業雖未施於身而型於家風於鄉貽於子孫敦人才而厚風俗者厥功與得志於時也將毋同三代時禮隆養老天子有三老五更諸侯有國老庶老卿大夫士有家老有鄉大夫焉凡所爲坊表羣倫楷模後進者典至鉅也然則斯人也斯德也非得天者獨厚累積者遂深烏能騰鴻名享丕福太平壽考富貴期頤永無窮之業哉雖然德業



由成鮮不藉資賢助二南爲起化之詩所言半閭閻瑣事古來循  
吏名臣啟偉業而播休光者罕有不由母儀之令昭也我靜山觀

察尊甫

誥封資政大夫香國先生秉純粹之資聰明嗜學早序

暨宮道光乙酉貢成均泊然榮名從政門內其事親愉愉如也其  
從兄怡怡如也其教子若姪循循如也庭無閒言里無慚德內外  
飭修太和翔洽十數年閒教成名立兄子成進士擢給諫者一優  
貢教習選縣令者四哲嗣鴻詡由訓導貳守江蘇其四則靜山觀  
察由己酉拔萃 朝考京秩薦卽中擢御史 穆宗御極之六

年遂以京察一等

簡授貴陽遺缺知府補大定歷遵義安順

貴陽擢候補道所至興隆舉廢剔弊釐奸民無抑情案無畱牘興  
學勵教靖亂定紛奠凋敝於舒蘇出生民於水火輟叟歌功寒畯

食澤下之人受觀察之賜者僉曰惟封君德上之人奇觀察之才者僉曰惟封君教同案之人服觀察之才與德者僉曰惟封君厚德則所謂德修於身行成於家教澤貽於子孫休聲垂於無窮而足不出里巷古稱君子人者非耶封君自杖鄉後喜諸子之成立壹委家政詩書自娛左右圖史含飴弄孫詵詵振振聯翩庠序益以天錫遐年 國褒寵命六珈偕老風雅一堂人生福祉之隆殆鮮有如斯之美備者也某月日爲封君及太夫人八十有六雙壽凡我同契僉願獻兕稱觴頌封君及太夫人期頤之壽與其懿德命某爲之詞靜山觀察則曰我家君邃德幸荷褒揚而吾繼母劉太夫人實佐家君教循子孫而持門祚者翟太夫人生鴻翕四人劉太夫人之來無歧視自幼而少而壯教養婚娶備極勤劬責善

必嚴然未嘗怒以觥楚自入門以勤儉起家至於耄耄不倦凡昭婦德而令母儀者微一二語所能備也鴻翁一一不敢忘於是眾咸進曰繼母之於前子古稱賢者罕矣太夫人懿德闢行乃能古所罕覩則他德夫何言哉又益以知二南之詩房幃起化之爲不虛也封君喆嗣五人長鴻翥次鴻詡次鴻翀次鴻翕次鴻翰女三孫九某優貢內閣中書某某邑庠生同治某年 覃恩以子貴封如其官身受榮施里有餘慶夫以封君之德與太夫人之賢昌後光前繩繩繼繼陳氏門楣之慶且日以熾昌而靜山觀察英年典郡譽望方隆他日內任六卿外秉節鉞爲 國家柱石則封君及太夫人純固康強期頤壽考觀孫曾之濟美受嘉福於無窮其祉福正未有涯也爰綴蕪語用效臺萊其不得而聞者則亦不得而

諛也

## 陳貞女壙銘

陳貞女者浙江會稽人也父某字瘦仙雲南新興州知州母秦氏生一男二女貞女其長也貞女幼字程氏隨父之官未歸而壻某殂遂茹節自矢誓不再從人父母亦不之強平居奉母篤孝母嘗患劇疾貞女陰割股和藥以進疾旋愈兩女感其行爭效之以貞女事母之法事母母故善病而忘其苦也瘦仙君卒於官貞女一第方幼母亦且老持門戶無五尺童貞女以身經紀家事維時東南劇寇方張江浙殘破雲南回人亦作亂攻劫省城戕大吏睢恣橫決殺人等草菅城堡旦晝閉門絕行迹將吏無敢誰何干戈四塞縉紳遭屈辱者不可勝計貞女處危亡中勞心棘手懼無以自免乃詭裝易飾奉母挈弟妹閒關南徙躑躅鋒鏑閒百死一生始

達黔陽時黔中苗寇方殷岌岌乎猶雲南也而貞女闔廬得無恙  
卒撫字其弟以至成立持門閥今仕至同知而貞女則不及見矣  
嗚呼女子之德惟節與孝如貞女者備兩善於一身亦可以爲難  
矣貞女以某年月日卒某所年若干葬某所弟嘉祐追思貞女撫  
養之愛不敢忘請書其事以誌墓余嘉貞女之行謂不可無傳也  
乃爲之銘曰

石之貞維女之心玉之潔維女之節玉可琢也石可磨也貞女之  
操歷終古不可奪也

題覃鏡堂詩卷 代撰

乾嘉之際袁蔣詩名雄海內天下士翕然嚮風才力騰踔駿駸陵  
駕漁洋竹垞而上隨園祖述香山誠齋性靈駘宕而理趣於香山  
不逮流弊恆爲庸滑藏園祖述眉山涪翁風骨刻峭而曲謹於涪  
翁不逮流弊恆爲槎枒近堂之詩韻度不愧隨園乃能杜絕流弊  
其風情蕩跌亦性近由然天事非人力也雖然古稱能詩莫若李  
杜蘇黃觀其精深博大超邁沈雄若不可以繩尺逮求恆心於一  
字一句有集千萬人之心思無以易者其於工力抑勤矣近堂嗜  
吟老而彌篤他日由隨園誠齋直造唐賢緣以寢饋漢魏其爲黔  
中詩人之傑固無疑謬以庸識爲訂詩若干首書其端以俟博雅  
之君子戊寅年月日

王个峯詩題語

代撰

余年甫弱冠个峯幕遊來黔與先兄邵亭鄭君子尹爲忘形交居  
恆朋酒歡呼登高放懷長哦短詠意氣駿駿陵轍今古極一時文  
字之盛余時竊陪從末坐得敘其平生後二十餘年閒會戎馬倥  
偬朋儕寥落走四方余與个峯蹤跡亦遂睽孤或卽卒然相值率  
皆出近事相問勞旋復散去未遑一語及文字今年余來主貴陽  
學古書院講席始復與个峯懽然道故相顧皆成老人暮景頽齡  
悵惘何極出其平生詩屬余商榷授而讀之半皆感舊懷人觸物  
宣情之作氣清而味永思深而詞腴不專專以追琢藻績雕鏤巉  
刻自緣飾與會所觸一任懷抱攄寫倘佯紆餘以進乎自然書曰  
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殆庶幾歟夫以个峯勞形於幕庭獄



牘者積五六十其造幽邃且如是使復如世之弊精極思老  
死於牙軸廣廈間者則其詣力當必超越尋常等倫也不峯壯歲  
曾游大梁伊洛閒與當代魁儒碩士游其詩亦久已辨訂無可疑  
者爰舉所見書其尾以歸之丁丑中秋日

楊暢園墓誌銘

代撰

君諱春發字暢園姓楊氏婺川縣人豪爽跌宕喜讀書樂施好義聞人有善傾慕如弗及必接膝於其門而賢豪亦爭與爲友縣有義舉傾貲贊助如營其私宗族戚里有不能自存者各爲謀所以養生之事凡吾身所當爲任之不遺餘力人以急告量卹不使空返道遇窮窶識不識必振給不令人知姓名與人毋輕諾急人如已急視孤姪如其子視媼姪婦如其女共人舉事或取便中去君卽獨任成敗終不計然亦罔有後患生平建葺書院文廟考舍養院橋堰諸利濟事捐舍累千金暮年益委計算或以子孫計告則曰吾且盡吾所得爲若輩第長成衣食聽自謀耳家故雄於貲然持身儉約布褐敝裘補綴至十數年不易平居食不重味賓客到

門則觥琖獻酬必盡歡乃止益陽胡文忠公守郡時嘗稱爲善士  
君由嘉慶戊寅副榜咸豐二年授施秉教諭任五載每具酒食召  
諸生獎掖以崇實敦本之務成就者多五年下游苗匪攻城急君  
與縣令劉玉麟率眾分城拒守礮石雨下慷慨不驚明年賊益悍  
肆食盡援絕城陷以身殉焉當賊之初警也家人以書招之歸君  
曰死生數也士可臨難苟免耶益奮勵誠此後勿得寓書嗚呼世  
之見義思遷者皆是也君獨植節從容意氣堅定如是非平日有  
得於中者哉死事聞 卹贈國子監助教世襲雲騎尉以子官  
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曾祖諱正廩生妣樊氏祖諱廷柏從征雲  
南普洱府陣沒妣羅氏考諱經朝 卹贈奉直大夫妣祝氏君配  
蒲氏繼配戴氏商氏妾胡氏子三樹丁卯舉人內閣中書某郡廩

生某安南縣學附生孫允元德元錫元君以乾隆己巳年四月十四日生咸豐丙辰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春秋七十有三君旣歿二十有四年其子樹具君行實來乞銘銘曰

賤賁貴義出自性樂善急公安已任里閭曲黨毋不敬臨難毋驚氣閒定拚死抗賊山岳並子孫永永昌餘慶我銘幽宮神其聽

## 楊節母家傳

節母江氏遵義人武學生世清之女年二十二歸同里武學生楊君光連歸四年而楊君卒遺一孤曰承瑞甫晬楊氏故望族五世同居食指且數十祖姑舅姑具存節母茹孽飲冰上慰重慈下提孺穉終其身如一日絕不覩戚戚之容蓋其孝於事親嚴於訓子和於■接同儕雍雍熙熙鄉黨第知爲楊氏榮而若忘節母之甘荼若飴也歲時伏臘自禮賓承祭以逮菹醬酒漿必躬親誠潔閱久忘勞承瑞甫成童舅姑意有孫婦以分節母之勞而節母不敢自有其婦董率以躬子婦之勞承瑞束髮受書訓勉不以其孤子而少貸每朔望歸覲必命立柱前以墨齊頂畫之勗曰人旣加長苟學不進益愧宜如何諸父以節母故責承瑞濟嚴以慈節母曰

望若才嚴正所以玉其成也反是益非我心矣承瑞十齡左股患創毒期不愈狀危甚節母憂懼每夜焚香告天一夕有大鳥自樓楹入馴伏其側赤喙黃足目如紺珠黑羽若漆厥狀類鳬三日不飲啄亦不去長老咸莫能名其舅樸齋君以衣冠送於庭祝曰若祥耶吾孫其有瘳妖耶今遣汝語畢鳥廻翔反顧乃去承瑞疾旋瘳論者謂爲節母精誠感通云咸豐初桐梓賊楊隆喜圍郡城士民轉徙節母闔室伏草廬中獨負門立賊往來不敢驚突後承瑞奉節母避亂貴陽途遇惡少意叵測節母察其情探囊金溫語予之少年感易禍心護出境乃去卒免於難節母以乾隆己卯六月十一日生咸豐戊午九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四葬本里龍塘之陽咸豐元年旌表其閭入祀節孝祠子一承瑞孫四作梅作霖四

川侯補知縣作彬作相孫女三節母旣沒之二十一年作霖自蜀  
彙諸君子之言以來乞傳爰據所錄揭之家牒以示將來夫貞女  
節婦 朝廷旌表有常典矣而遭遇之不齊則有萬變焉蓋節  
不貴苟難而貴乎持久曲成所殉者未竟之志斯爲能見其大若  
節母者苦節四十餘年遭遇雖若坦夷而養親教子雍睦家庭卒  
能成楊君未竟之思而昌大厥後是至庸而至奇者矣不亦難哉  
不亦難哉

日本國速水謙益墓志

君姓速水諱謙益字子亨號靜山少名免喜之助日本伊勢國土族也少好文學兼習騎射技擊藩侯某器之年十八擢爲藩學書教授文學三年攘夷論起全國動搖君從侯警衛京師遇太和賊起侯率師討之與賊戰於天日川君首先陷陣賊敗遁師旋至櫻井驛遇巡檢使君復從入太和南部勦捕功多事平賞賚有加慶應二年再從藩侯警衛京師三年及大將軍兵戰於山崎四年擢爲先鋒使番兼教授如故某年五月朝廷設議事局於大政官廨詔舉列藩才俊之士君以貢士赴京與議國政方是時朝廷收還大政改正朔易服色釐革憲章百廢俱興政務煩劇君獻策謀議多所發明令皇帝嗣服官令諸藩士入賀君與三十九藩貢士朝



見賜宴於便殿恩寵優厚時人榮之明年以病歸復任學書教授如故日本自廢封建開郡縣君常慨然不自得罷官後陶情山水詩酒自娛益講古聖賢之業終日一編於里中創立文社誘導後學自遠而至者常數百人一時名士多出其門晚歲學業益進嘗歎書說之外亂不明欲大有所論著不幸其志未就遂忽忽以卒時明治十七年甲申六月二十四日也君生於天保二年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四曾祖曰正良祖曰正直父曰政明三代皆仕於藩侯君配某氏子三人長連水大郎次二郎次三郎女長曰雪早逝曰梅適士族服部氏曰榮適士族武內氏以其年六月二十七日葬於白鳳城東南長榮山上行寺旣葬其子二郎述君之志開具行實以來乞銘銘曰

扶桑之東伊勢之國有士人焉文武兼職運逢革變坑儒焚書陪  
擊孔孟瓦礫唐虞滄海橫流天旋地坼守璞懷貞陸沈山澤獨抱  
遺經授傳先業百歲之後霧澈波平孰否孰臧自有公論人誰不  
死賢愚攸分埋骨茲藏永祚後人

朝鮮香秋山館詩稿序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之爲教由來尙矣上古白雲黃竹其詞不可得而詳自三百篇而後六義始具漢魏六代五言大昌至唐而詩格美備由宋以迄我

朝八九百年閒詩律益變而風氣亦益衰古韻凌遲矣然二千餘年以來人自爲書家自成集窮萬物之狀極事理之微大含細入千狀萬態不可殫論而其旨歸終不離乎神味聲色格律三者而已得其一端末有不名世震俗者也東方諸國文字同源而吾華夏實爲文字之祖朝鮮日本又處東方之東千餘年來聲教漸被文人學士馳驅於翰墨之場咕嗶於聲律之囿爭妍騁捷門巧誇多其閒不乏魁奇偉岸出類離羣之士然以聲讀不同而音律抑

揚高下卽不能微秒脗合其難十倍於華夏之人是非有英特絕  
軼之姿窮年畢世之力蓋鮮有能卓然樹立與中洲人士角逐者  
是豈盡工力不若哉抑方隅有以限之耳雖然地能囿常人不能  
囿非常之人朝鮮詩人短幅小章流入中國者吾嘗及見矣自吾  
來日本博訪周詢其挺然傑出亦正未爲無人焉然則地果能囿  
人哉顧人之自樹何如耳朝鮮池君公南清雋士也由文科起家  
授主事職以詩畫擅名今年來游日本寓兵庫港者久之一日來  
謁出所作香秋山館詩刻示予且乞弁語余觀其神采秀應答  
如流胸無氛埃有出塵遺世之致其詩亦雅潔清雋似乎其人蓋  
彼邦佳士也予不敏曷敢言詩然古今詞賦源流亦嘗闕其末矣  
詩雖小道言其大則天地不能盡藏言其小則候蟲鳴鳥亦可自

適其適自三百篇以逮離騷樂府大都勞人思婦孤臣孽子迫不能已自鳴其意之詞而勢位富厚者無聞焉何哉蓋所處者順其中無所感觸而發也書曰詩言志孟子曰詞達而已矣有感於中發於聲而能達吾意以比於候蟲鳴鳥焉又何在區區規合聲律之末哉公南其以予言爲何如也甲申七月遵義黎汝謙序於日本神戶官廨

## 華盛頓傳序

華盛頓者合眾國開國之人也西土人士數近古豪傑必稱華盛頓拿破崙兩人光緒壬午春汝謙隨使外洋與彼都人士論議古今涉獵繙譯諸書習聞華盛頓名而苦無以考其生平事蹟徧求諸書肆均未之得其年六月汝謙任神戶理事官事少官閒繙譯多暇乃命譯官蔡君國昭購得近世合眾國學士耳汾華盛頓所撰左治華盛頓全傳閱其書詳實簡潔西人多善之乃令按日繙譯凡三年而後成其文章之闇晦不明詞語之俚俗不馴文理之顛倒淆亂者余又爲疎通潤色條理而整齊之凡五次校對而後成書蓋繙書之難甚於自作譬如傳影寫真必原書之口吻精神毫髮畢肖始可無恨苟其事同而神吻之輕重揚抑或不盡似亦

未爲善也此書之成也余與蔡君可謂勞精疲神搏心壹志矣雖  
未必與原書毫釐畢肖而其事蹟庶可無舛漏者歟光緒十一年  
乙酉嘉平月遵義黎汝謙序

送李伯行太守出使英俄二國序

吾友李君伯行今合肥相國之長公子倜儻權奇閎偉博辯士也  
生於華臚之家長於細旃之上而能堅苦卓絕飭身勵行下儕寒  
素滌盪沈酣芻豢之風年甫志學卽岸然如成人於學無所不通  
凡國家治亂興替之原人世巧幻變詐之習無不洞達於心而默  
然不出諸其口知方今天下大勢恆視泰西之理亂起伏爲重輕  
不習知其文字語言則未由察其山川形勢風俗人情之故乃延  
攬西宿講授旁行之文昕夕鑽研六年而學以大通舉凡五洲之  
上山川形勢風俗人心名物象數盛衰倚伏縱橫機變之故悉綱  
維於一心而瞭然如視諸掌精粗細大條貫淹通而其卓犖之識  
剛勁之氣強忍不拔之操又足以副之蓋近世之人傑也余初與



伯行交未知其爲貴公子也然觀其器識英朗軒豁沈毅端靖磊落不類常人與之言吐詞魚雅極古今天下事物之變莫不挈要鉤元表裏瑩澈益大驚歎及從遊旣久審其精苦力勞恭儉素樸甚於草野之匹夫則又益屈服加敬焉自是厥後無日不相與商榷今古攄寫懷抱樂而忘疲蓋往往不知夏日冬夜之長也伯行或一日不至余卽惘然如有所失往來候望於門露立忘返或至生怨望相誚讓余或以事與伯行相失伯行卽亦復如是每當夕陰在山明月東上兩人相與攜手行吟山巔水涯歌樓燈市并肩聯袂撫景顧懷無隱而不言無言而不契手足寬閒襟帶皆適殆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今年春出使各國大臣秩滿

天子命江西布政使劉公瑞益爲出使英俄大臣代承襲一等毅

勇侯曾公劾剛之位劉公習知伯行之才之學之識爲折衝禦侮之選也請之於 朝以一等參贊隨行夏五月伯行春官報罷挈室西行與余遇於滬上杯酒言歡綢繆似昔追述曩事恍如夢寐余獨自顧身世蒼茫浮游飄泊如江上之落葉泛乎不知所止不禁悲喜交集爲之慟飲徑醉也嘗謂今日中國交際最重莫如英俄二伯英俄輯睦則寢兵修好四境晏然無風鶴之警自 朝廷以至氓隸均高枕而晏眠有事則四海爲之搖震而英人譎詐俄人倔强非有智深勇沈忠信權謀之士未易馴服牢制牧兵氣於無形伯行今贊謀帷幄進退壇坫之上周旋罇俎之間發其所蓄其必有以攝強隣而消隱患者矣余與伯行交最久知最篤於其行也爰書吾心所欲言而不能盡言者以爲贈若夫援古君子贈

人以言之義則吾豈敢哉

東牟溪廬文鈔卷一終

夷牢溪廬文鈔卷二

遵義 黎汝謙 受孫

端溪石硯銘

其色蒼其體方維光緒丙戌天中節後五日吾獲汝於春申江之  
旁吾不汝瑕汝不吾棄其從吾終古優游於翰墨之場子孫寶之  
永壽而康

其二

昨交乃兄今交乃弟吾一日而得二美吾真可以無愧請從此與  
汝左右周旋以沒吾之世

其三

堅栗若金溫潤若玉旣交其仲又交其叔嗟予器小持汝狂喜割

然脫手刑缺汝體吾不汝罪將令汝納交於吾之冢子

其四

人各有好過盛則弊萬物百產有散有聚得之非難失之亦易天道如斯物莫能避吾好端石無乃近是昨已得三今又取四有伯有仲有叔有季汝不吾貧吾不汝棄但恐多蓄爲造物忌尙慎旃哉終吾之世

其五

天地之氣五行相生孔子有言五美并尊吾獲端石以四爲準若不獲汝四惡當屏願汝五美循環相生互生互剋善保其形命者相吾謂有四子伯仲叔季以授吾嗣惟汝最少從吾終始汝若有知慎佩斯語

其六

陰陽之理有奇有耦吾獲端石非汝則否今幸得汝以媵吾妻終始周旋白首勿離

## 鋤經堂記

鋤經堂者遵義黎氏之故廬也有明神宗萬厯廿九年我始祖朝邦公由四川廣安州金山里徙家遵義之東鄉樂安里沙灘居焉沙灘者元和郡縣志所稱夷牢水也中有洲長半里許因以得名黎氏廬於溪上負山臨水層巒環秀綠水滌洞喬木幽篁四時蒼翠邑中溪山之勝毋或逾此基址窈曲如半環縱橫數十丈黎氏聚族而居井竈數十東犬西吠籬舍交錯如蜂房閭七代至我曾祖靜圃公子姓益蔭瓜剖豆分家僅受方丈之地靜圃公舊廬宅之左偏古櫟木下今分授第九房者是也取帶經而鋤義名其堂曰鋤經堂後世子孫遵承弗易逮我祖雪樓公嘉慶甲戌成進士授浙江桐鄉令五年以父憂歸乃出餘俸就族人補綴遂全有其

地壬午歲鳩工築室凡二年成五閒正室三重結構壯闊宏敞又十五年雪樓公再仕雲南丙午歲復於正室之左建家祠二重祀先代木主閒以磚垣別爲一院由正室之左循除而上附牆隙地丈餘植枇杷一株障以短垣又上地稍窄建白石方台植牡丹芍藥四鼓兩台閒大石巖盛石假山玲瓏透剔上育莓苔菖茸常若雲氣翳翳下潛兒鯉數十頭蕩漾空碧時隱時露如在蓬壺瀛海閒也再上牆角凸出與楹連旁闢一門通祠堂鍵小戶以別内外自戶以內爲婦女偃息庸保雜作之所爲庭二爲厨三厨以內爲春磨酒漿醢醬醃菜之室再左爲厠爲埽堞爲豚牢爲煤房柴屋曲折雜置直達汲水之門柴屋外隙地十數弓繚以土垣環植芭蕉女桑三春柳之屬中爲菜畦再外則修篁喬木直達外垣矣此



故叔祖兩耕公舊址雪樓公買宅右族人廣宅易之規爲塘池已而復廢由此而下至祠堂之左爲倉厰廩庾之屬叢竹環其外今分與二房九房十房者皆是也由正室之右隙地廣六七丈垣下周恭人蒔椒數本闢菜畦種菰蘆繚以竹籬餘地爲晾花晒草之場羅列甕盎瓢澆溉之屬緣砌皆白石平闌列敘蘭茝百本其下則花圃磚垣四周中植橘柚黃楊天棘蒲蓮海棠觀音竹之屬有門時其啟閉再下則牛宮馬廐厠所餘地爲菜畦別闢一門通牛馬出入正室後土坂均爲五種植菜蔬雜植榴柑梨栗之屬園以刺柵柵外則邐迤斜下竹林箐密直至田垠而止室皆有樓正室之右樓高窗豁藏書數十篋公日彈琴讀書其中春晨秋夕夏午晝倦或蒔花灌樹曳杖行吟覽萬物之榮枯樂琴書之逸趣子

婦怡怡僮僕訢訢旨蓄饗飧不求自足蘋藻以時松楸不剪蓋人生之嘉福林泉之至樂矣公自歸田後逍遙於此室者十二年咸豐十一年壬戌正月白號土匪擾劫里閭一炬成灰閤室避亂北鄉羅家河公獨率余弟兄寓四衙壩王氏已復寓郡城西門溝寇退吾先君結寨禹門山同視屋廬則瓦礫縱橫餘熄猶在其年公還居禹門山去家甫里許賊來去不常歲祇一二至斷礎頽垣榛蕪過膝過者不勝禾黍秋風之思焉癸亥七月雪樓公卽世乃析土爲六中爲祠址左三右二長房八房得右二二房九房十房得左三丙寅歲先君乃徙堯鸞老屋鳩工庇材就長房伯兄基址築室二重以居九房亦相基爲屋餘悉未能建置也余居於此室蓋五六年讀書左偏室中每掩卷沈默憶童子時事都歷歷在目晨

夕指畫履痕舊處十餘年中恍如隔世祇公手植庭薇一株尙無  
恙然落落然已偏枯矣嗟乎滄海桑田樓臺草莽古之人已有味  
乎言之矣余獨奚爲不能達旨哉蓋余更有深感者余年甫二十  
卽目睹茲堂凡三變世固有生百年而未及遭者矣苟非遭時喪  
亂罹三百年未有之災則人事盛衰遷流亦烏能如是之速哉茲  
堂成於道光癸未燬於咸豐壬戌凡三十八年人道三十年而成  
世剝復之理固有是哉堂燬距今二十有五年其爲一世不遠矣  
若不筆之後將何述覽斯文者倘藉以知公平生氣象規模與夫  
締構之艱及二百餘年之興廢乎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孫汝  
謙記於蕪湖客次

莫芷升先生誄

先生諱庭芝號芷升貴州獨山州莫氏其先世居江南上元有曰某者前明洪武時以游擊將軍屯田貴州之獨山遂家焉凡七世至先生之考曰與儒乾隆中以進士起家爲四川鹽源令改官遵義府教授以終先生兄弟九人長四嫡出而先生次六其第五兄邵亭先生以高才碩學名籍東南與鄭子尹徵君先世父伯容稽經誼史淵藪羣書細帙牙籤連牀塞戶先生從三先生游初切劘於彤聲訓詁之學旁及金石籀隸詞章考據而踐形育德以洛閩爲依歸與黎平胡子何先生砥礪磨礪浩然有志於聖賢之域恬退溫靖泊然榮名嘗授徒以給衣食道光己酉貢成均一至京師應殿廷試不售厥後遂不與鄉舉入貲就敎職秉鐸安順者十

年升思南府教授又十餘年同治季年先生年六十矣德彌粹學  
彌深望亦益重黔臺大府關學古書院延先生主講者又十餘年  
門徒嘗百餘人光緒十五年己丑三月 日疾卒年七十有三汝  
謙以姻婭後生叨陪講幄謬承嘉許引爲忘年先生平生言論風  
采知之最悉嘗戲言曰吾百歲後以墓文屬子矣乙酉春汝謙歸  
自日本見先生老而彌困惄然憫之逾年汝謙謀食四方音問疏  
闊聞先生之歿悲愴傷懷涕泗橫集憶先生前言不敢負謹綴誄  
詞塞後死之責其詞曰

邈矣先生學粹行敦篤恭孝友從政門庭飭身育德祇父恭兄希  
蹤賢聖心造躬行士苴百氏枕肱六經學崇許鄭行法朱程處約  
能泰居濁能清含和履夷抱獨懷貞高不亢俗汙不同塵未嘗臧

否罔可濁清瑩然若玉溫然如春仲弓叔度風微弟昆穎濱漫叟  
文詞等倫金石篆隸兩漢先秦德優才歛位下名尊揚休類壁藻  
澤儒林羣公矜式多士儀型天不憖遺山木頽傾嗚呼哀哉小子  
菲薄謬忝忘形萬里故鄉山川阻深南望愴懷涕泗霑襟宿草再  
枯邱隴未憑昔者有言屬我幽銘敢布哀思敬弔先生

彭真崖景湘吟草詩序

吾友彭君真崖磊落嶽盜績學士也少年赤立從學於同邑進士  
胡子禾先生之門先生故鄉子尹莫子偲兩徵君高足邃於經訓  
小學詩古文詞真崖考德問業岸然已異庸恆吾世父伯庸府君  
秉鐸黎平真崖復執弟子禮受業門牆當是時子尹子偲兩先生  
以經學詩古文崛起東南與伯庸府君爲莫逆友交磨互勵旗鼓  
橫出莫能後先時人目爲黔中三傑已而三先生互爲姻婭皆墓  
廬於夷牢水上環溪而居衡宇相望文酒之會無虛日率嘗游息  
於吾家別墅藏詩鴈中方三君子偃仰嘯歌文詞角逐蕭然邱壑  
之中若不復知宇宙內尙有人閒世者乃不數十年而三君子遂  
名滿天下風流相尙遠近宗師閔彥鉅公爭致忻慕則知古之人

名稱震蕩於一時聲光喧赫於後世者其造端皆不出爾室寸心哉眞崖旣親炙於吾世父伯庸公之門又益聞二君子之緒論淵源有自學以大昌翹然士林矣已而地方喪亂眞崖以書生廁身戎馬衛禦桑梓出入鋒鏑者迨十餘年同治初元黔臺敕定大吏欲修文以偃武請開特科眞崖橐筆投戈走千里應鄉舉試與諸生爭尺寸之得失恂恂儒服容貌胸胸不知者不知其曾擁兵符負韜畧爲百戰飛將軍也已已舉於鄉連上春官皆不第眞崖不得意益放情於詩酒著述自娛網羅舊聞掇拾邦獻其有未盡者則益發爲詩歌闡揚幽隱丙子春余侍先君子謁吏部選與眞崖遇於都下歡然道故追述疇昔孜孜以文章學行相期時時從先君子考德問業慨然有讀書恨晚之思光緒庚辰與眞崖再遇於



都門草草相逢旋各散去自是厥後余多謀食走四方與眞崖杳  
不相聞今年春余謁選都門眞崖詰嗣壽田計偕北來持眞崖詩  
刻相授且媵以書曰吾平生交遊莫子若吾平生志事略具於此  
子其爲我序之授而讀之乃知眞崖與余闊別十餘年其功力益  
以深造風骨蒼勁有經巢侍雪之風惜乎相去七千里不得與眞  
崖面析微茫也雖然眞崖儒而俠者也其剛勁盤鬱之氣肫摯敦  
厚之忱不昌於其身必昌於其子孫詩特其寓焉耳其工拙又烏  
足爲眞崖輕重哉光緒十六年庚寅仲春月黎汝謙序

趙母鄭宜人家居序

宜人遵義鄭氏四川新甯縣令趙君廷璜之配余王姑之孫大姑之長女於余爲中表姊也鄭氏兩世爲黎氏婿乾嘉之際鄭氏中衰宜人之大父文清君以子壻盡室來依吾曾祖長山令君傲居夷牢水上且耕且讀文清君三子長曰珍字子尹今世所稱經師大儒鄭徵君者年甫十二額庭瘠授句讀於塾師張先生之門長山令君解組歸徵君以外孫行來侍左右警敏好學頭角嶄然年餘長山令君卒吾大父雪樓公自浙江桐鄉令艱歸徵君復挾策問業與吾世父伯庸君朝夕共硯席卧起姿性穎悟邁絕等倫雪樓公奇其才遂以長女配年十八大姑于歸徵君旋選拔萃科貢成均從歙縣程侍郎恩澤校士衡湘家徒壁立大姑事文清君及

王姑以孝謹著聞生三女一子而宜人次長宜人既嫺大姑姆訓  
又習聞詩禮之教絲枲工餘喜弄書翰年二十三歸同邑南鄉趙  
氏宜人之舅副貢生芷庭君與其伯芝園君墳簾雅篤門內怡怡  
家故貧授徒以養芝園君樂於漁釣不耐家人生產事壹委家政  
於芷庭君青笠綠簑日徜徉於烟波沙瀨之際侶魚蝦而友樵牧  
得魚則持籠至塾共芷庭君饌飲而後歸陶然不知身世之足累  
也人或餉遺芷庭君不至卽腐敗不御其孝友如此然性剛勁孤  
特峭直寡容於人少所可壯歲卽獨居靜室雖家人子婦莫敢前  
獨其姪廷璜能得其懽昕夕左右宜人之歸也敬順無違一以吾  
大姑之事舅姑者事舅姑又推舅姑之敬以事伯父母宛順肅雍  
芝園君不有其婦而視宜人猶女自盤匱澣濯蔬瓜井臼之事魚

菽蘋藜雞黍之供必勤必潔勞辱如飴趙君常館於外歲晏始歸  
宜人奉親持門戶怡愉勤約內外秩然俾高年無念子之思而趙  
君靡晨昏之缺鄉人之知者無不羨趙氏之有婦而卜其將興也  
咸豐中黔疆喪亂趙君謀食四方宜人嘗奉姑以從展轉兵閒勤  
勞益甚泊亂定自蜀歸寓郡城貧約猶昔趙君宦遊久不遂宜人  
督諸子勵行力學卒皆成業發聲有名當世余少時赴郡縣試或  
過其家見宜人羸弱善病終歲不涉戶庭而治麻枲組紃諸女工  
手未嘗少息其守吾大姑訓誡終身不易如此趙君常爲大姑言  
宜人才不過中人而德量獨勝嗚呼斯其所以爲賢乎宜人三子  
長怡光緒己丑舉人次懿光緒丙子舉人今四川岷山知縣次某  
庠生皆有文行宜人旣卒怡懿述宜人遺訓泣而筆之以聞於余

余曰宜人吾黎氏所自出自少至壯聞於吾姑吾母者審矣子述之以貽後之子孫是則是效趙氏其將益大乎光緒庚寅閏二月黎汝謙序

稻畦芸菜圖記

稻畦芸菜圖者志哀也先妣蕭恭人同里進士河南內鄉縣知縣  
諱韶鳴公之女家故饒也年廿四歸我府君時先大父再仕滇南  
田廬贍足家稱小康中年以後黔中號匪蜂起里閭焚燬烏鼠逃  
竄同治初元乃聚里人避亂於禹門山砦砦去吾家約里許時大  
亂未靖繼以殫荒閭門老少數十口無所仰食恭人於門外稻田  
種菜十數畝每歲冬春綠甲青莖萌達盈寸則當去其叢稠櫛其  
疎密然後菜根勻均莖葉得以條達而暢茂恭人自晨而出命婢  
持饁攜橈屈坐爬梳隨行上下日蒸土潤日入而後休薄暮同砦  
令婢負大簍菜甲盈盈家人常以濟米粒之乏及菜抽莖則尤忌  
叢密摘擷愈富日食不及則委長簞曬之蒞爲醃菜三五聯接庭

爲之滿及菜結子紅熟則取以榨油家食之外且沽以易疏布汝  
謙等少時衣履之費多出於此及亂大定恭人遂獲濕氣之疾竟  
以不起此汝謙所深痛長恨不能自己者也乃作斯圖以誌哀

日本岡鹿門

千仞

藏名山房雜作題語

光緒八年余隨使日本曾識岡君鹿門於姚君子樑座中厥後余蒞事神戶不相見者久之越二年岡君與楊君星吾偕游中國道出神戶倉卒爲杯酒之懽賦詩以贈其行余旋以差竣去岡君游中國亦倦而歸去年冬余又隨節東渡今夏四月東京名流設宴弔孫君子與於紅葉館同僚咸在促然與鹿門相遇舉盞道故畧敘契闊於是與鹿門別八年矣出示近所爲藏名山房雜作屬爲點定授而讀之皆掌故所系非僅僅記山水烟雲以供不知何人之玩賞者鹿門固長於史學其平生著述多關國故豈夫騷人墨客流連景光炫染烟雲爲山川飾色已哉鹿門不偶於世久矣其所爭者固不在一時之榮而在於千秋之業乎辛卯端午後二日



黎汝謙題

纂譯日本地志提要序

溯日本之開國鴻荒以前尙矣以中歷考之三皇之時有所謂獨  
生神者三世曰國常立尊曰國狹槌尊曰豐斟淳尊黃帝之後有  
所謂地神者五曰泥土煮尊曰沙土煮尊曰大戸道尊曰大苦邊  
尊曰面足尊曰惶根尊曰伊弉諾尊曰伊弉冊尊曰天照太神曰  
忍穗耳尊曰瓊瓊杵尊曰彥彥火出見尊曰鸕鷀草不合尊古史  
所傳大率荒渺難信其典而可據者以神武紀元爲始神武起師  
之在寶當周惠王之十年魯莊公之二十七年也神武起師於西  
凡六年而定域內都於橿原歷十一主閱七百一十四年至其垂  
仁天皇之八十六年而奉貢於漢受倭奴國王印寶光武之中元  
二年也是爲日本通使中土之始

按倭奴國王印金質方七分八釐厚三分蛇紐高四分文曰漢

倭奴國王日本天明四年出於筑前那珂郡滋賀島日本通鑑提要云垂仁天皇八十六年丁巳遣使於漢漢帝賜以印綬與後漢書合今則其國譯言之矣自是厥後使者常通隋唐尤數然至唐中葉以後后

戚藤原氏世執國政

國后自古皆藤原氏

主權漸移至唐昭宗之季年遂置

關白位在公卿之上世以平原二氏任之於是平原二氏互執國政而國主無權迭起更衰互相屠戮廢主專位日尋干戈而政歸相門矣凡歷二百五十餘年至宋孝宗之十二年聞而源賴朝

以皇族遺孽興師定霸開府鎌倉

卽今東京西南地

據關東八州以號令

天下置地頭

凡管領國主公卿之莊田者曰地頭

守護

凡理政事如地方官者曰守護

收攬兵馬之

大權國主不能誰何拜爲征夷大將軍執天下征伐於是關白尸位而權歸將門矣賴朝執政十五年至其子賴家孱弱不振爲外家北條時政所奪北條氏仍總管之稱無將軍之號而握兵馬

之大權代擁親王襲將軍位建府鎌倉執國命於是權逮陪臣矣  
凡傳世十三歷年一百三十五至其後醍醐天皇之時北條氏失  
政國主命將遣師銳意收還大政適北條氏內訌大興爲其下所  
殺於是鎌倉霸業乃亡當元文宗之季年彼國所謂建武中興之  
業也已而醍醐蔽於內寵殺其長子大將軍護良親王朝廷失政  
北條舊臣足利尊氏遂乘之而反擁立光明天皇據有京都醍醐  
率楠正成等二三忠義之臣奔於吉野建都海壖天下雲從盡應  
尊氏於是南北分立者殆五十年已而南北講和神器復歸於一  
而足利氏執政如故凡歷二百四十年至明神宗萬厯元年爲織  
田信長所亡信長畧定京畿大業未就閱九年爲其下所弑於是  
豐臣秀吉興

秀吉本寒賤初姓木下繼姓羽柴復  
姓平氏後賜姓豐臣氏自稱太閤

秀吉機警智謀

幾於魏武爲其國絕世雄材初事信長十餘年及信長被弑秀吉討平內亂代爲將軍位關白號召羣雄削平抗據赫然威震東方當足利氏之季世國內紛爭其大姓毛利氏武田氏上杉氏織田氏新田氏北條氏割據一方干戈鼎沸凡戰鬥者四十有八年而亂不止秀吉席信長之餘業北伐南征數年而後戡定然而戎心未厭矯焉思啟欲觀兵海外以肆其夸大之心遂於神宗萬曆十九年舉兵十五萬以伐高麗先後用兵七年其志未成而秀吉死其子秀賴年幼諸將離心於是德川氏家康滅之自爲征夷大將軍定居江戶實神宗之三十八年也德川氏本源氏之裔其先出清和天皇之第八子信長執政已隱然倔強於參河之間迨秀吉興便委身事之旣而秀吉亡家康定霸觀歷代之失遂廣封子弟

以爲屏藩固其根本傳世凡二百五十餘年至今明治三年丁卯  
始奉還大政退守藩封正同治五年也日本史記人自爲書且多  
漢文無煩譯述今第論其沿革之大略如此

學楷 代作

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而已義理之學則聖門德行之科也詞章則言語之科也考據則文學之科也歷千百年來學人人殊其綱領要無出此三者然學有本末事有精粗不尋其源則大本不立不竟其流則達道不行漢承秦弊諸大儒掇遺經於荒殘破碎中葺缺莧殘曰從事於聲音訓詁之學精研薈萃而後六經之義賴以復明然堯典二字說者至三萬餘言章句雖逮精詳而聖人之心法尙晦而不著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尋墜緒於遺經得二千餘年絕而不傳之學於是天人性命之旨始昌明於天下後之學者各守宗師往往不相通曉遂有漢宋學之目末流積弊甚至互相牴牾言漢學者鄙義理家曰空疎言宋學者鄙

考據家曰支離別戶分門而世遂少通儒之目矣今夫不窮經則無以明理不明理則無以致用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三者誠不可偏廢也古之善學者務在體用同條博約兼進本之許鄭陸賈以詁其經本之濂洛關閩以窮其理因禮樂刑政之精意以求仁義禮智之淵微大本達道會爲一原致知力行期諸實踐本原旣懋乃泛覽乎諸子百家以觀其變廣徵乎名物象數以會其通規之揚馬班張匡劉董賈以濬其源參之韓柳歐蘇李杜蘇黃以極其致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長內外交修本末備具由是發爲經濟則足以緯地經天闡爲文章則足以扶世翼教斯其學爲有本之學事爲有益之事言爲有用之言而學問之道於是乎並行而不悖然而學有後先功有次第鹵莽而涉獵之其不至於泛濫



無歸必至於拘墟一藝建樹則任意氣詞章則尙浮華則其於學也抑末矣 國家聖學光明賢儒輩出顧亭林姚姬傳諸先生蒼義理詞章考據爲一家破除門戶之習師承所自有由來矣方今大憲作意鼓舞人才振崇風教闢學古書院以誘掖多士某以庸下猥身其事謹將夙所聞於先生長者者銓次如左與諸君交摩互進焉學者誠循序而力行之體之於心行之於身發之於言則學問庶不偏歧而人心風化亦有賴矣

勵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古未有志不立而克裕其學者夫人之有志猶屋之有基樹之有根苟無其基則屋何以置苟無其根則樹奚以生雖百工技術其道猶然況學問乎有堅

忍不拔之操然後有特立獨行之舉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天下事何患不成耶昔陽明先生門人有歎其學不進質不明者先生輒曰學不進質不明特志不立耳然則有心於學者可不奮勵其志歟

清心

志既立矣而方寸紛紜擾於朋從役於物感則誦詩讀書其體悟必不真志思必不精用力必不專其何以窮幽索隱出顯入微探義理之淵深竅典籍之奧秘乎譬人以鏡燭物未有鏡之垢塵凝積而能燭物不遺者善治心者澄之使清定之使凝虛之使明湛然瑩然精一不雜然後神爽煥發會心不遠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旨哉言乎

## 養氣

心果清矣而氣之不充或以餒氣乘之則非廢於半途卽荒於末路氣昏者愚而不明氣餒者柔而不強愚不明柔不强則志或因之以敗雖曰志足帥氣而氣亦足以喪志孟子生平得力之學不過曰知言養氣而已然而性本乎天氣因乎人性無不同而氣則有剛柔清濁之異善養氣者剛者使不暴柔者使不怯澄澤其昏戾宣暢其湮鬱調和其翕闢常使心爲氣主而氣受命焉則操縱在我不因氣爲轉移矣夫盈天地之間皆理卽盈天地之間皆氣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窮自然之勢也養之旣久浩然沛然充塞天地由是闡爲事業發爲文章其孰能禦哉雖然嗜慾者耗氣之端也學者養氣故必先自明理始

主靜

夫清心者寡欲是也養氣者明理是也兼斯二者非主靜無以爲功昔周濂溪倡宋儒之首上接孔孟精一之傳下肇程朱誠敬之學明道伊川實其親炙弟子其揭要以示學則曰主靜而已雖後來伊川立主敬之旨要不外乎靜爲其根故伊川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陽明教人爲學亦必自靜坐始夫不靜則神不凝心不清志不一氣不甯四者不備鮮有能學者也故主靜者存心養性之初基格物致知之要道而千聖百王之心法也學者欲進於道可不潛心於此乎

窮經

千聖百王之道載在六經代遠年湮禮樂法度文爲沿革損益三

代異宜漢去古未遠諸儒講求於章句詁訓之學有終身僅通一二經者如匡劉孔賈服馬皆漢儒之魁而許鄭則集其成焉後之治經者皆宗祖之以旁通其說曲暢其旨可據而不可背也

國朝尊經大師尤極考據之盛顧亭林氏倡其宗朱氏彝尊閻氏百詩戴氏東原惠氏紅豆方氏苞江氏慎修阮氏元皆極其盛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一書尤爲大備學者誠能因先王禮樂法度之文以求天理人情之至既不病其支離又不害其空疎體用兼賅本末俱備其庶幾儒者之目歟

### 讀史

經如斷史如案知斷而不知案是有本而無末有體而無用矣經明之後繼在讀史舉夫古今治亂之由紛紜繁頥之故道里之遠

近山川之險隘城郭河渠之遷徙人物之賢不肖所當悉心考究權衡而審定之一準以春秋之法賢則思齊不賢則思改庶乎擴充其識量有助於身心也昔伊川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則先輩之讀書可想矣然史冊浩博不可無所折衷如溫公通鑑朱子綱目范祖禹唐鑑皆史家權輿學者所宜究心也

讀子

史事通洽然後參以莊列荀楊諸子之書以觀其變精審抉擇取其入道之言去其背道之語以廣求其變通而文詞之簡奧意趣之超邁體格之離奇欲識先秦兩漢文字之源尤不可不潛心研究也韓子云荀與楊也大純而小疵伊川謂漢儒之最近聖人者

惟楊雄董仲舒毛萇三人程子朱子亦嘗歎文中子見道頗細然則諸子之最純者荀楊董王是矣學者誠能辨白是非博覽而約取之亦身心言語之一助也

讀集

漢魏以前未以集名書自晉宋隋唐以來學士文人始家編爲集人自名家而集遂未易悉數矣然如韓柳八家之文李杜蘇黃之詩則又山之衡嶽川之江河卓然特出者也學者精擇其相悅者而宗祖之自荀莊以至方姚自屈宋以逮朱王咸權度而含咀焉則立言之道幾矣夫有德者必有言聖門四科不廢言語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固可忽乎

精思

讀書之要在乎精思思之不精則心口相違終無自得之候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學而不思則  
罔昔伊川嘗謂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如管子之  
言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誠之極也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然則思者其可廢乎苟  
思之不精則終無得心應手之日矣

力行

自濂洛關閩以逮孫湯陸張之道德自許鄭杜馬以逮顧秦江王  
之考據自左國莊騷以逮方姚朱王之詞章或以德行或以氣節  
或以文章皆各有心得造其巔極學者既博覽羣書矣於是由博



返約因古人之言求古人之心考古人之事反而求諸其身則行無僞行學無俗學言無空言業立而名成矣有志於古者讀其書論其世想其人當必有感發自雄者余也其拭目之

右各條皆爲學之綱領次第也譬欲至京師取道各不同而其步趨則一也有志於學者循序漸進孜孜不倦行之既久不慮其不逮古人矣其有與諸君相警者略舉數端如左雖未必曰無遺而持守之道亦可概見矣

### 敦品行

學人之道立品爲先古今學士文人有事業足千古而或一節有玷遂致見疾於當時貽譏於後世者何可勝道吾人讀聖賢書行已立身可不懼哉夫品之不敦率由未識義命誠能安循本分絕

倘來之想屏無益之求忘利祿之私安恬修之素付窮達於自然  
盡子臣之職分則內無愧心外無慙德而真儒之品出矣

正心術

方寸之地一念之微善惡之機息息與天地之氣相感召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捷如影響可不慎乎夫心術之未瑩率由義利之不  
審義爲善原利爲惡藪義利之微幾希之判士君子閒居默處獨  
知之地所宜戒慎恐懼也誠能體悟天德破除機械處已接物坦  
然夷然襟懷灑落何入而不自得哉昔周茂叔胸懷如光風霽月  
學者當觀其是何氣象

戒爭忿

吾人讀聖賢之書卽當體聖賢之道恭儉廉讓誠處物之良規也

夫量宏者福厚器小者易盈或因言語而起爭端以小忿而成構訟甚至口舌機鋒設阱下石務角力以相勝負率由識量未宏鮮廉讓恭儉之道故也天下之勢力無窮而人生之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消磨於意氣之中甚無謂也況處世接物和平樂易乃士君子之常道乎

絕外驚

學者讀書首先器識舉凡天下之事慎勿越幅而行攀附公門亢陵官長武斷閭里品藻人物皆士君子所非宜往往有因之招尤致患者夫 朝廷設科取士良以表率羣倫鼓舞世道進厥良以率不良意至深也士君子身列膠庠務期德行氣節足以振懦立頑庶幾維持風教若恃衣冠爲畔法之具則非 國家樂育人

才之至意矣且今日之士卽異日之卿大夫也家修之未裕一旦授之以政其何以爲身教乎故特舉之以爲諸君敦勉

識窮達

窮達者在天而不在人毀譽者在人而不在己逐逐於榮利汲汲於富貴以有用之歲月精神付諸難憑之窮達毀譽庸有當乎古之君子求其在我者而已其在天在人者委之自然德之旣成福亦隨之譬諸種樹欲其枝葉花實之茂盛必先勤其灌溉厚其土膏枝葉花實自然日新月異苟日用力於枝幹而不培其本根則日就枯槁而已學者可勿慎所向乎

警怠

書曰靡不初鮮有終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爲學之患莫大乎

怠惰優柔一暴十寒雖有絕軌之才鮮有不垂成而敗者立德立功立言所志不同而墮於怠氣則一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學者宜何如策勵哉

夷牢溪廬文鈔卷二終